



龕頭
評註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

三

16
1088
3



和6
1.088
3



孝廉事物紀原第三卷曰漢氏取士又有孝廉秀才二等○群書拾唾第七卷曰漢四科賢良孝廉秀弟茂才
而研幾也
蔡城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十二年編曰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分註曰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守以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攻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戒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澗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為後軍出不知城之想日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燔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就捕整羈約留兵鎮之以斷山路救兵又分兵以斷泗曲及諸道橋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卷三
侍者道順太冲錄

書

如也一也
車記

答新城江孝廉

承諭謂本來無事何得妄起疑情忘之則一疑之則二故教人起疑情者是謂將忘作藥愚意忘之勝疑誠如來諭然忘之一字亦不容無辨有迷而忘者有悟而忘者有自然忘者有作意忘者若執情未破而

卷之三

卷之三

漢之書信曰獨
昏暗不明

釋家書錄曰

卷之祥復具三

要一信根二

大噴志三大

疑情尚開其

如折三三三折

終成二燒吞

泰元易泰卦

中至我泰通七

宮卦天地六而

二三元通交焉泰

正月之卦元乾

卦四德之一也

蔡復夜引兵出諸將請
所之想曰入蔡州取吳
元濟諸將皆失色軍
哭曰果落李祐毒計時
大我雪旌旗舉人馬凍
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
必死然畏想莫敢違夜
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
列城自與少誠拒命官
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
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
鼓想至無一人知者祐
忠義鑿其城以先登壯
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
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
開門納眾雞鳴雪止想
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執聽於延閣想軍號令
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重軍擁精兵萬
餘人據河曲想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故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責重質重質
遂置騎請想降想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助攻門壞元濟走京師且告于長庚曰元

作意忘之果可忘乎縱曰能之亦不過昏昏汶汶而
已若疑之之念固為覺體之障在有志者因其勢而
善用之則反可假之以為破障之術蓋以疑之與悟
其機相待也其勢相因也其理一貫也故求悟者必
貴疑請為居士詳之夫人心之機不疑結必不能開
豁如隆冬閉塞實釀泰元若氣泄而不完則其發生
也必無力故貴疑者貴其疑則疑結也法界之源不
深研必不能遠到如雪夜孤軍深抵蔡城擒元濟於
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想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
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請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威
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故想曰朗山不取則賊輕
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待其失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
孤軍深入則人皆驚死
賊自倍矣夫想遠者不
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
於小務恤小敗先自統
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想儉於奉已而豐於待
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
此其所以成功也○此
事又見歷史綱鑑補第
二十五卷

披靡史記項籍傳項王
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
見顛端
註評校海詮註也字擇
吳說也評論史理

揚上豈為分外若以披靡之卒遊其外藩望蔡州若
天上矣故貴疑者貴其疑則深研也是知疑為悟因
悟為疑果殆若暗之必有明而吸之必有呼矣可無
疑乎可無疑乎至於疑而悟則悟且不存疑於何有
正足下所謂忘之則一者是也豈更憂其將忘作藥
哉狂瞽之談有瀆玄鑑惟冀採擇幸幸
與僧論不許參禪
此僧當荷效見非禪子而張師席於一方
領徒與故有其論
吾聞禪之與教非有二也教為禪詮禪為教隨執之

禪所詮能教詮義

分明佛勅曹溪是永嘉
證道歌曰建法幢立宗
旨明明佛勅曹溪是
長水曰道非言無得禪
非擬議和會意通宗旨
無別知 見會元本傳

三學楞公曰因戒生定因
定生慧則三無漏學

義而守詮禪亦為教離文義而契心教亦名禪昔永
嘉精承曰觀法因閱維摩經有省後謁曹溪遂承印
可乃曰分明佛勅曹溪是果有禪教之分乎長水精
鍊三學說法如雲及見琅邪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邪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
遂豁然歸講楞嚴天為兩華果有禪教之分乎今聞
師垂示云修行宜遵佛教不宜參禪禪宗乃後代權
巧建立依之而修多有錯悞誠如師論則是謂永嘉

佛云下楞伽經第三卷曰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上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
於其中間乃至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

面牆書周官篇曰不學
而能者謂之面牆
貨篇曰子謂伯魚曰女
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見書言
故事第三卷

長水為不遵佛教而受後代之權巧也可乎且佛云
始從鹿苑終至跋提中間未嘗說得一字則師所遵
果何教乎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乃曰吾有教外別傳
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此皆佛教明文師何獨不
尊之乎大都教多曲示禪唯直指曲直隨機佛心靡
二師必欲廢禪而遵教則非獨不知禪且不知教也
又聞師謂看教則今生現資妙解當來必獲智慧之
報參禪而不悟則終身面牆大失法利以此較之不

面牆隨杭
退隱祥家宅
鑑曰諸侯說
祖而說結依說
無碍之法方似
時排以一味近
方現祖巾所示
一心故庭亦指
子語龍所
未有底

宜參禪愚請以喻明之參禪而未悟似讀書而不第
 者也釋一所以明爾教而獲益似納例而得官者也今見納例便
 可得官讀書難以取第而盡勸讀書者之納例可乎
 出家立志便當誓取菩提而安意於義解之學非釋
 子之發心也且參禪之士雖未徹證其益必有大於
 看教者良以參禪一念蓋發無上心求無上慧也其
 功惠寧有量哉念念內薰冥增智種現世必能使惑
 薄障消吉祥來集當來必能作菩提因成涅槃果祖
 祖云下永明壽禪師
 誠曰纔出頭來一聞千
 悟見萬善同歸集下卷
 仰山曰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見會元第九卷

得愚癡之報楞嚴經第
 五卷周利槃特迦章長
 水疏曰周利槃特迦云
 蛇奴過去劫大法師善
 解經論有徒五百松快
 佛法不肯教久後生暗
 鈍○此事詳于法苑珠
 林第六十六卷

云再出頭來一聞千悟此語終不虛也若看教雖令
 生後世並沾殊益而要之散亂聰明終為道障古亦
 有反得愚癡之報者蓋以其中無正觀而馳心於外
 安得不隔世而茫然乎合而較之參禪而不悟實為
 悟因看教而得益只增解路參禪則用心於內實為
 治心之功看教則用心於外全無返聞之力其益果
 孰大若曰吾念佛以為正修誦讀以資正信則淨
 土法門千安萬當誰敢議之但執一非他則師之失

愚者之一得註第一卷
金剛寶象序中

文學見事物紀原第六
寒

也若曰參禪一法非上根莫受中下之流且從漸
則應施教千佛一轍也誰敢議之但一概並遮則
師之失也况明興二百年來單傳一脉不絕如纜
我輩丁此陵夷之運不能張大而廣傳之可縱心生
滅令祖道之益湮乎望師廓無外之大觀納愚者之
一得則斯道幸甚臨楮不勝悚栗伏惟海容是禱
與沙縣曹智齋文學
數承來諭並據經文佛旨可憑灼然非錯然山僧終

海以海流注本為我輩三
ヲモ不推固キ入レト

塗毒鼓涅槃經第九卷
曰譬如有入以新毒藥
用塗大鼓於眾人中擊
令發聲雖無心欲聞聞
之皆死

不相肯豈自生我慢強相委曲哉蓋緣所據經入並
是方便權說若祇依語生解則墮在道理障中是非
窠裏大丈夫漢決不如此須是離窠出格道得一句
始有參學分不然向殘編斷簡中以聰明領略說得
滴水不漏亦安能敵生死哉達摩門下提唱此事大
都要絕是非泯觀智忘道理離心識始可以出生死
而續燈故下一語必如太阿鋒觸著則傷如塗毒
鼓聞之即喪豈可依經解義如一老座主耶且尋常

天夏高本記曰天初絕
其年注即載也

謂生死事大急且勦絕然窮其根源決非他物即今
惺惺靈向經論中探討道理分別是冰者是也若
今祇在經論中鑽研分別則是重培其根而益浚其
源豈有出離之日乎故要出離生死者直須除其根
源要除其根源者非可靠者人來非可靠者佛來非
可靠者一切經論來須是將生平所學的所解的一
刀兩斷拈向他方世界之外然後將一句無義味話
一提提起不管生不管死不管久不管近至於正念

贊生善贊者謂假相連也
翰曰贊餘同看身也
老子十四元莊子三危

明府三體詩上卷雍陶
和孫明府懷舊山詩註
曰明府縣令也縣令見
事物紀原第六卷又事
文類聚外集第十四卷
縣尹部有明府語
梓里書言故事第十一
卷曰稱鄉里曰梓里詩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註
曰桑梓二木古者五畝
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
給養食具器用者也又

純一情識自然消滅情識消滅則瞳開正眼十界平
沉而丈夫之能事畢矣若所謂人生死出生死不並
為贊語哉公宿有靈骨似非一等故敢披瀝不覺羅
哆伏惟垂察是荷
與建陽蕭傲章明府
某自落髮來已經七白欲亟見而無由也今秋本
末山忽接華翰恍如覲面欣慰欣慰及開緘捧讀始
知近心太夫人之故旋旌梓里而不忘故舊遠承念

單人集卷三

六

曰子孫見系梓則思神
父之遺澤必止於恭敬
而不忍剪伐之也○亦
見新文類聚續集茅四
卷

如示諸掌論語八作篇
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
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
其掌

及足身交情其第驟違既久未悉起居不識於本分
上曾留心不益老丈生平學要精文要精又聞如今
地理也其精更有一件還精也未某見海內許多名
公大老才長學博聘曉千古將朝政之得失人物之
賢否著述之是非一一之平者也說得滴水不漏又
遠而天文潛而地脉微而氣化並須徹觀洞見如示
諸掌及輕輕向深問如何是你本命元辰便茫然失
措了也且急者偏緩且緩者偏急至遠者偏明至近
其掌

知命論語為政篇曰五
十而知天命

者偏暗其故何哉尺為耳目心思為外塵所惑便忙
忙外奔逐一分別所以似事事精明若本命元辰須
是不為外塵所惑情志識絕分別都休始堪默契故
知之者鮮矣又有一等自謂留心斯道卻祇在冊子
上作活計將妄識一一揣摩將去解說將去雖曰究
心實成天障又安能默契耶今老丈年近知命已非
少壯之比況位益高政益繁任益重緣益廣其惑忙
忙外逐之病實甚於蓬蒿之下則此一段大事又將

何日了乎豈老丈事事要精偏此不要精乎願老丈
於功名鼎盛之秋切不可忘卻此念縱不能撥冗謝
浮專心斯道且向紛囂雜亂之中常思那個是我本
命元辰不要說道理不要作知解但常提此一念佛
他日超法死證菩提便是此一念為之種也若宿緣
有在靈根頓發逢聲遇色忽然撞著又不待出紛囂
雜亂之中而豁然徹證矣既到此地位便解出太機
顯大用祖述三皇五帝也得呵罵仲尼老莊也得談

祖述中庸曰付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註曰祖
述三皇宗其道

目視雲漢此語見會元第二卷南嶽慧思禪師章

兵也得汨水也得一切坐斷向萬仞峰頭目視雲漢
也得良以莫非妙體映現則莫非妙用難思也社中
諸友唯老丈確有正信但向上一著無心擔荷故爾
不勝煩瑣縹緲素異途私衷頗切伏惟昭亮幸甚
答三山禪者 一統志福州府有三山
遠承垂念瑤札寵頌意中必有新知堪為我助及啟
讀之則謂法門正脉唯當以機用接人不宜投人以
死話頭死工夫噫是何言歟夫法門正脉非汝所知

且置勿論至於話頭上一步死工夫則實非五之隱
說也管者黃檗肇端諸師傳承而大慧尤主張之夫
大慧中興濟北之道豈其機用弗具而開示來學一
一例以一句話頭塞斷其咽喉消磨其伎倆然後顯
大機大用以激發其精光故依而獲證者四十餘人
蓋師家之機用學者之功夫必兩相宜而後可以有
成也若不策進其功夫而唯以機用接人則上根上
器輩下知歸者能有幾人將見中下之流永失法利

乃曰下此四句見會元第一卷達磨意細註

周道如砥詩小雅大東
篇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天
改玉左傳定公五年傳
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
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
虎將以與諸飲仲梁懷
弗與曰改玉改玉註曰
昭公之出季孫行君軍
佩璜璜祭宗廟今定公
立復臣位改君安則亦
當天與諸○詩小雅鶴
鳴篇曰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若為用此事則改
字當作攻字其用在傳

而掠虛之輩乘風接響達摩一宗掃地盡矣夫達摩
西來九年面壁可謂壁立萬仞及其接引神光則亦
不廢方便乃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
方可入道此即死工夫之說也夫工夫不死則情識
橫生冰亂逐於名利即凝膠於知解雖有機用將安
施乎至於法門正脈豈涉機用冰獨看話頭者為自
生枝節即入門便棒入門便喝早生枝節了也今執
之為正脈奚啻錯千錯萬哉周道如砥請速改玉儻

松月禪吟小
禪餘人集卷三
九

說而可也

忘了羊也列子說佈篇

曰揚子之鄰人亡羊既
率其黨又請揚子之豎
追之揚子曰噫亡羊
何追者之衆鄰人曰豎
岐路既久問獲羊乎曰
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
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下
知所之也反也
昏沈散亂三藏法數華
四十三卷曰子纏其七曰掉舉者掉舉者掉動也謂心念動搖不能根伏於諸淨觀無由成就也
其八曰昏沈沈者昏鈍沈墜也謂神識昏鈍懵然無知不加精進之功遂致沈墜苦海也
○私曰散亂即掉舉也

執前非非汝益矣戒之戒之

答穎上人

來教汝專持名號兼讀大乘為淨土良猷此法門千
安萬當何容再贅哉第慮守之弗堅行之弗久他日
不覺不知分於他歧便忘了羊也况專持名號誰不
云然多見兄弟只將一句阿彌陀佛向昏沈散亂中
混過自謂我每日念幾千幾萬逗到臘月三十日手
忙脚亂卻道佛法無靈驗豈果無靈驗哉則念之非

倚天長劍宋玉太言賦曰方地勢與圓夫為蓋言射扶摩長劍倚天外見相庭事苑第四卷

七三八四半上半下半未考其義○大慧示曰機宣法語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裡七上八下如咬生
鐵板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大全集劉仲馮為傳竟然既刻頌曰小姪何過致煩臺評傳斷曰三
平二滿文字劉曰二上八下入才

其念也愚謂念佛一門決不可悠悠緩緩借此緣跟

直須奮起一念如倚天長劍使昏散二魔迷亂無地

如紅爐猛火使無始情識銷鑠無餘則一念佛一念

西方十念佛十念西方千念萬念佛千念萬念西方

及至打翻窠臼再立乾坤則可笑怒罵何屎放屎無

不西方又安問往生若今日依舊祇是娑婆人物七

三八四半上半下半要得臨終生彼豈不難哉豈不難

哉蓋即今色身康健志氣精明忽然逢緣遇境要推

茂才更記賈誼傳曰秀
才正義曰顏云秀美也
應助云避尤或諱改茂
才也

東家李西語蓋本於東
家丘之故事而言之乎
○書言故事第三卷曰

邢原欲遠遊李誼安丘
孫松崧辭曰君卿里鄭
君望覽古今博聞強識

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
慎也君乃捨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何登山而採玉者有入
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為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
僕為西家之愚夫耶松辭謝焉注曰鄭君鄭玄字康成又曰家語孔子西家有愚夫不能識孔子
是聖人乃以彼東家丘吾知之矣松言邢原捨鄭君亦如愚夫不知孔子○此事不出于魏志第

推不開要坐坐不斷乃俟八苦交煎之日冀其一念
相應佛來接引果可得乎辱承諭及不辭逗漏高明
以為何如

與李青郎茂才

前承華翰知大能向此門發如是志嗟嘆再三每向
人前亟稱東家李矣及涵初居士來山又聞律身端
謹範眾嚴肅益見非空騰口說者嗚呼哀暮之季何
得有此乎夫臭利之場聞者馳神大道之聞見者掩

十一卷邢原傳註文字小異可考而知焉

空騰口說易咸卦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本義曰騰騰通用

漢官威儀後漢書光武紀曰時三輔更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積者更或垂涕曰不圖今日
復見漢官威儀見圓機活法第十四卷中類

耳非獨風澆俗靡弗克自振亦其智劣骨俗故甘受

轉輪耳今丈乃能當斯世而奮然自拔直欲窮到古

人見處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也但斯道之入未

可容易不得向自己思慮上求又豈可向他人口名

上討直須從人法雙忘後突開正眼然後見一切語

言一切知見全不當情始稱丈夫之事若稍覺有可

見處有可喜處有可擬議處有可主張處並是那魔

外道非吾眷屬或稍覺無可見處無可喜處無可擬

手
若
不
能
不

明
心
見
性

罪通於天前漢書蘇武傳曰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見韻端

議處無可主張處亦是邪魔外道非吾眷屬如今日
一二士夫家借儒解釋援釋談儒非不自謂新奇度
越其於斯道直是如醉如狂而且廣煽邪說誰誤後
學則其罪通於天矣蓋一心境界決非一切若不從
全無縫罅處撥入通身脫落後承當縱有百千神通
百千三昧終成下鬼也夫欲從事於此可不擇門而
趨乎倘能撥沉入山尚當別有傾倒

答袁爾玉茂才

外護二十

喬梓書言故事第一卷曰稱人父子曰橋梓世說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答之乃問喬子商
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一性觀之二子性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
俯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也註曰為子者見父不能卑下遜順如梓木實而俯是
以遭榘也身居廊廟又選第二十六卷潘安仁詩曰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註曰慎子曰廊

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
記曰賢人謀於廊廟
又曰廊廟廟堂也言無
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
宜之○又文選第三十
一卷江通詩曰木厦
須異於廊廟非庸器註
曰廊廟喻宰臣也言宰
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
爾足淮南子脩務訓曰
昔者楚故政宋思子聞
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
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
裂衣裳暴足至於跣見
楚王○韻藻繭字註曰

前承尊翁寵命疎慄弗寧及副壺山遂以戒事從
歸辱駕枉顧未及祇迎罪戾殊甚足下不惟勿罪而
且瑤札繼頌仍賜寶券愛念之深銘刻何既竊思喬
梓身居廊廟志在青雲尚能不忘囑付典崇法化而
為僧者反不能捐軀效力聿新梵宇可稱釋子乎世
山僧之所以退縮而弗敢前者非別有所冀也入釋
以來誓明已事故十霜叅請萬里爾足及今漆桶不
穿根林度日宿志謂何敢學他家蟲豸耶矧素性疎

足傷形起如靈○莊子
天道篇有百舍重跡而
不敢息語可并考焉
唐突書言故事第二卷
曰觸托好八曰唐突西
施晉周顛字伯仁少有
重名康亮嘗謂曰諸君
咸以君之女樂廣謂曰何
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註曰無鹽齊之醜婦西
施越之美女周顛自謙
言若以我比樂廣即如
雕刻無鹽對西施也
市中心五雜組第五卷第
四葉有賈行而市中心語
攝理左傳昭公十四年傳曰景伯如楚叔魚攝理註曰攝代影伯
書言故事第七卷曰不受入餽曰謹反壁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信負羈餽發實壁焉公子受衆
不壁膏車記于第一卷數珠翼序中亦書言故事第四卷有脂轄故事可并看之
故事第四卷曰錢遠行者曰祖錢行軒漢疏廣疏受乞骸骨歸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敬不問生業兼之迂拙簡略難同時調壁之山僧
鹿而遽使之登明堂遊太廟不甚唐突哉今者再辱
嚴諭敢不竭力贊成但菴中產業則非山僧之所敢
望也山僧十載之間歷居三刹施付他人毫非我有
即今居荷山四白新春已付他僧主之敢於壺山而
有市中心乎今產業仍付舊僧攝理所賜寶券當日返
壁披恐山僧不盡其力故堅執弗收且權內之俟庵
成之日還付舊僧將以明志有所在非敢別有所冀

送首車數百兩○祖道送行之際因饗飲黃帝子魯祖好遠遊死於道後人以爲行神註曰祖
道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供張者陳設也
原宥字彙曰原宥也

墮僧數混繫經第二卷
曰譬如幼年初得出家
雖未其戒即墮僧數
無聞論語子罕篇曰四
十五而無聞焉斯亦
不足畏也已深指左
傳宣公四年傳曰子公
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矯節李白鳴皋歌曰湖
名矯節以耀世見楚辭

也尊翁北上膏車在邇山野之夫鄙俗凶穢未敢皆
前情一祖道稱鶴伏惟原宥不勝感戴
與朱蔡心茂才
某謬墮僧數鄙穢無聞辱荷曲成感愧感愧然壺山
之事終不敢染指者非矯節以自高也恃以某非住
庵之僧耳某削髮入山祇爲生死二字至於田舍
屬早已唾涕棄之豈於此而收其已棄耶此不可住
庵一也素性疎散不閒世務迂拙任情難投時好此

後語 唾棄之涅槃

經第二十五卷曰王國多財無所愛戀捨之出家如棄涕唾○白樂天

遷宗廟上人詩曰榮華恩及棄成唾戒定真如

私作香令古雖殊同一法習墨拋卻轉輪主見

自氏文集第二十七卷不問世務字彙白間習

也法戒之兆仁王護國經囑累品曰白衣高

座比丘地立與兵奴法等無有異當知亦時法

滅不久一刺尺牘双魚第一共有投刺語註曰投刺投進也姓名古未有紙削竹木書姓名故曰刺又有漫刺語註曰刺

通名之書人不與傳達故名字漫刺○韻瑞曰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後漢書爾衡傳曰爾衡與

中避難荆川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守慶成喬梓

註于前答來爾玉茂才書中謙光記於第二卷無明和尚行業記揚謙中

不可住庵二也某受先師戒約不管世緣不于豪貴

瓶鉢隨緣分文不畜一旦住庵則油鹽茶米將安所

取乎此不可住庵三也又聞建城諸僧見士大夫之

禮反在庶民之下此法滅之兆也可勝痛矣哉故某

自來未嘗輕投一刺即有杜顧並不報謁或承羅召

托故避之豈曰倨侮以為僧之體宜如是也此不可

住庵四也茲袁公喬梓辱承翰教雅愛殊深謙光可

挹令人心愧然奈某之不可住庵何哉第興造之緣

舊僧愚謂指第七卷目前住持印山師

為釋子者義當殫力贊成其敢自愛至於庵事仍付舊僧攝理餘不盡言專俟駕臨傾倒

復李青即茂才

清修借榻時領玄音兼承高誼益深刻銘別來歸山

音信未通三月接司衡書始知足下首冠多士固下

璞不容其久晦亦知學道不礙於應世也來書云世

人被業風簸弄如傀儡然真可笑可愍誠如來諭誠

如來諭但請即從業風簸弄處推而窮之則傀儡之

清修第七卷曰辛未秋日寓清修寺刻於秋錄由此觀之全曰清修者指清修寺而言乎下璞祖庭事苑第三卷曰楚人下和獻玉於楚厲王王曰石也遣使以一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復怒又用一足至楚文王立和抱璞

安於前山之下文王召
而謂謂川足者何思乎
曰不怨則足而怨真玉
以為凡石忠事以為慢
真是以哭之文王乃使
工剖石乃真玉也文王
嘆曰哀哉二先君易則人
足而難於剖石令和果
是璧乃國寶也見韓子
○私曰此事出韓非子
和氏篇文字小異宜荒
察焉又見從容錄第四
十八則

義益精愧偶之義益精則不見可笑亦不見可憫身
心不遣而自無世界不觀而元寂而所謂傀儡者已
化為廣長舌相即三藏所詮五宗所指又豈有出於
是哉今司衡以札見召蓋欲理九賢之舊業也端陽
之後當復聚首傀儡之義不猶信乎到日擬為足下
作罷齋唯足下留意幸甚

復蔡司衡茂才

仲春之初曾會陳良老云尊駕尚未抵郡及接手書

始知到郡已遠歸也來書云歸日萬緣都澹唯有一
件大事未明實增慚愧終日忽忽如有所失若實實
有此意思第保不放逸則入道不遠矣但復云如更
闌戲散酒罷客歸生出無聊景况則所謂忽忽如有所
所失者已分於第二念了也譬如世人忽失重寶急
於尋覓豈更暇顧更闌戲散等而生無聊之景况乎
大都學道之士只以大道未明為憂決不可妄生第
二念况世緣如幻如化生非有生滅非有滅若見其

有生有滅已錯了也更從而欣之戚之不尤錯之錯
平九賢書傷妄實多遠玷前哲刪而正之實余本懷
茲承雅召敢不趨赴擬於端午後出山不必遣人來
接鍾山事俟到日商之

答聞谷大師

某前趨謁遽以俗緣促歸未及飽領法誨心殊悵悵
所命述諸祖道影贊以他緣羈絆未及速成至本月
初方就正具書呈上函未出門而省東師至辱承寶

巨等愚謂等字疑筆字少字形相似故有誤欵

代大匠劉老子經第七十四章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劉夫代大匠劉者

希有不傷手矣
續其貂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
尾續見圓機活去爵祿

燭火莊子逍遙遊篇曰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
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

弗敢固方書言故事第
六卷曰不從曰方命書
友命地族孟子方命虐

巖峯老人會元續略第
二卷未詳法嗣部有渡
州白馬寺儀峰方象禪
師傳蓋其人欵亦別人
欵○第四卷聞谷大師

塔銘序中有開谷與儀
峯相見之語可并看焉
嚮往之甚史記孔子世
家太史公贊曰詩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
不能至於心嚮往之

人高風密證真未世之標表也某心不覺嚮往之甚
思當斯日而有斯人可令其湮沒弗傳乎然其責實
在大師乞詳錄出付梓以傳亦今日一盛事也何如

答翁茂才

望利影資福如寶禪師
法嗣吉別資福貝窠禪
師上堂隔江見資福利
竿便回去腳跟下好與
三十棒况過江來見會
元第九卷
隔江招手德山宣鑑禪
師法嗣襄川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響便云不審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
不回顧見會元第七卷

前辱臨敝刹未及奉挹清光及承雅咏始知非塵俗
中品也復蒙翰教知己發大心已具正信良為不易
昔人有望利影而知歸者有隔江招手而悟去者相
知豈在形迹哉但足下既以養親為事豈容棄去良

孝為大戒之首當與第一卷釋門真孝錄序中所註并考
孝為成佛之本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若由孝德也見輔教編孝論
本領猶言根本綱領也續蒙求第一卷有理皇本領故事
中庸中庸曰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以孝為大戒之首孝為成佛之本能善事一親即全
供養諸佛也抑來教云法法元無法觀心何有心又
云受色仍空色聞音不礙音誠如是又何出世入世
之分乎祇為從來依文字義理上頓解所以說無法
無心而實有法有心說色空音空而實有音則
足下之所不能自欺者也公要知今世出世本領須
是將此等語言知解一坐坐新惟向聖賢句中實實
參去如中庸道為飛魚躍即斯道之著察令單單者

為飛魚躍如何即是道不可將心思揣度不可將語言註解不許向師友問辯但默默向已實實發去日久月淡雲開日現自然悟去則知向所論有法無法等皆戲論也承賜佳咏足徵高雅愧枯拙無以和小刻附呈此復

答潘茂才

來教謂人我相難盡此豈恃足下三教聖凡實判於此有我謂之凡無我謂之聖然此我相根底甚深蓋

源草尺牘及魚笈二卷曰承尊命姑源草卷註曰粗率事及寒竟○五雜組第七卷及第十
三卷有源草二字

在木命蒂中生來此病不是解認道理者可去亦不是用心克制者可去亦不是澄心息念者可去直須向父母未生前開一隻眼則又何人我之可得哉然所謂父母未生前者非揣摩潦草而得要在當人發參實究忽然於不思議中勘破則能所忘是非泯聖凡一仲尼老子是箇甚麼非獨仲尼老子千賢萬聖決無別路了也足下勉之

復一念法師

華音慰問謝文暉郡內
高齋閑坐答呂法曹詩
曰惠而能好我問以瑞
華音見文選第二十六
卷
此鳩本草綱目第十卷
曰此石生者名砒黃鍊
者名砒霜時珍曰辛酸本
熱有大毒○字彙曰鳩
直禁切朕去聲毒鳥人
如鴉食蛇以其毛應酒
飲之則殺人又見本草
綱目第四十九卷

前辱臨剎刺冀頌大教不意遽別心殊悵悵也繼承
華音慰問感謝何如所示五燈證教足見為法心勤
良為不易但愚意禪講相非虛空強割自古及今弊
非一日又何必今日特集一書乎況足下資稟高明
意氣恬密衛護法門當圖其失今日宗不成宗不待
教家非之也教不成教不待宗家非之也蠱亂眾生
慘如砒鳩某深夜思之未嘗不墮淚再三今足下倘
能波加體究廣為弘揚其衛道之功不尤遠且大乎

不慧註于第一卷諸祖
道影傳贊序中
德涼左傳莊公三十二
年傳曰曉多涼德註曰
涼薄也
狂瀾韓退之進學解曰
障百川而東之迥狂瀾
於既倒見古文真寶後
集
漢官威儀註于前與李
青即茂才書中

前覽天主教辯數條理俱無疵但文字上頗有礙處
乞再審之以行何如餘容面悉不
答如是師
金仙一別屈指十霜矣忽辱華紙慰諭知高誼不忘
念不慧也但過與種種令人增愧兼承諭錫頂戴最
寧承諭邪風流布莫甚今日此實法門之深憂奈不
慧人微望輕德涼智淺又安能迴狂瀾於既倒乎區
區之望實願諸賢競起共掃魔蹤庶幾再見漢官威

青即茂才書中

區之望實願諸賢競起共掃魔蹤庶幾再見漢官威

四明佛祖統紀第八卷
有「四明法智尊者傳」
靈山一會註于第一卷
法苑珠林記序中
至明下大慧武庫第六
葉曰諺云大智慧人面
前有三尺暗○空谷集
第九十八則評曰明眼
今前有三尺黑

儀也泉城諸友既能共究宗旨扶佛正法誠為不易
此又法門之深慶也但宗旨最為精密未可草草亦
必須兼善他宗方可獨崇本旨其尤可痛懲者不可
墮在義學社火裏必當冥修內觀以求正悟可也若
觀諦未忘坐在玄妙窠臼中則圓頓之旨止是路途
茶飯况內觀全無但逐語言生解只在爭競是非上
過日豈是大丈夫之事哉余每謂天台一宗自四明
之後變成義學竟不知智者親見靈山一會是何境

界可不悲哉惺谷師剛腸直履固所素聞但當相見
時乃已事未明而急於判論是非未免至明人前有三
三尺暗也所遺筆記或此之類則足下不可不再審
也伏惟慈照不宣

與會二雲大衆

某自七月廿六日離溫陵至八月初四日抵鼓山以
緇衣鄙賤未敢趨臺躬候台祉罪歎何如前蒙論作
楞嚴大旨但某思大旨但提其大剛不能盡其曲折

妙湛楞嚴經第三卷末
偈曰妙湛總持不動尊首
楞嚴王世希有

進修之功楞嚴自第一

卷至第四卷曰尚留觀

聽為見道分科自第四

失曰阿難及諸大眾至

第七卷曰所作如願為

修通分科此曰進修者

指修直分而言也

則大義終不能無疑故茲作略疏截去其繁文而直
發其要務使大義顯明而曲折亦晰請對經閱之
當自瞭然也泉南暑毒之中人事度繁僅成三卷然
楞嚴開闡一心之旨妙湛圓明已無剩意但未及進
修之功耳謹先呈覽如若可用後七卷容漸撰成以
報嚴命秋風漸涼江山如畫公政多暇倘得命駕登
山實使山林增重伏乞垂慈曷勝顛戴
復林得山農部 鼓山外護再自南元隱別山

命駕註于第一卷楞嚴略疏序中
農部十部或曰民部或曰農部見事文類聚新集第十二卷戶部郎中起

諄諄註于第二卷無明和尚行業記中

三緘書言故事第六卷曰謹言避諱曰三緘家語孔子觀周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註曰三緘其口以三重封其口

孟浪書言故事第五卷曰作事輕率曰孟浪莊子瞿散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

行也註曰孟浪率略也

噉矢莊子在齋篇曰焉

知曾史之不為梁路噉

矢也口義曰噉矢令之

響箭也

鑄錯書言故事第六卷

曰北夢瑣言羅紹威以

魏博牙兵驕甚盡殺之

遂為梁朱溫所制乃謂

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

縣鐵鑄一箇錯不成

東坡贈錢道人詩曰不

知幾州鐵鑄此下太錯

注六州魏博等
相讓衛等
要其間錢錯
一之錯字不似
之數其怪也

屢承寶札諄諄挽留且急以開堂為勸足見為法心
勤非浪稱檀越者比也但某思時當未運魔鬼為害
到處安據師席力謀開堂破滅宗風莫此為甚所以
鼓山三載緊閉口門不啻三緘非甘心自委蓋不欲
打入流俗隊中也今歲泉南之役乃為彼中全不知
有此事况又人事湊集勢不容委故孟浪為之駢作
噉矢耳然亦是自守弗堅遂為業風所轉所謂聚六
州之鐵不能鑄成這一錯也伏乞海舍容其自便譬

暗言器以言曉人也詩陳凡
可與晤語 注暗猶解

般若心經七說二十二字
水陸空等十二自相宜也謂一切
諸法非常非成非住非空謂五
蘊之法屬幻不實其了無自
相故名自相宜也大明淨教
卷四十二卷

楞伽四在心生滅心滅此
但生滅之滅非慢盡無用
切道云

楞伽四在心生滅心滅此
但生滅之滅非慢盡無用
切道云

之麋鹿逢人豈勝恐怖一任山深林密是為至幸矣
會晤有期尚容面悉

復曾二雲大衆

佛所說諸經有三乘不同未可一槩而說如除相空
以存本性去邪念以歸正道此正小乘宗旨一語只
是一意由執相故邪念由邪念故執相耳若大乘則
了相即性諸相本空安待除本性自如安待存若必
除彼以存此是之謂生滅法楞嚴經中備陳此旨細

看當自知之如高皇帝所詔三經楞伽乃大乘頓

教開卷百八問便非一語所能攝即金剛心經雖有

破相之說然彼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是何等境界若如一語所說則正是有生

有滅有垢有淨有增有減豈知真空實相者哉承論

作三經略疏恐力有不逮但楞嚴一經能備三經之

旨精研一經三經如破竹耳佛語宗語實非有異但

佛語有淺深普接三根宗語單接上根即佛所謂最

破竹垂更甚曰今生滅也
振臂如破竹教多後皆
迎刃而解云

最上金剛經曰如來為
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
乘者說

一乘法華經方便品偈

曰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相見了也會元第七卷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

章曰雪峰上堂曰諸上

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

也鳥石嶺與汝相見了

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

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

相見即且置紙如坐列

亭鳥石嶺甚感處相見

鵝湖驟步入方丈師低

頭入僧堂

恁麼也不得澧州藥山惟儼禪師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總不

得子作麼生師固指見會元第五卷

達磨傳

上一乘及教外別傳也六祖以前不尚機鋒平實開

示緣人於口吻下承當則祖道遠矣故馬祖以後乃

用機鋒只是從旁敲顯使人自悟於正旨上未敢一

言措及恐人依語生解也如云相見了也若是箇中

人便如鏡照鏡若稍涉疑端便白雲萬里豈可更加

註脚如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此乃斷絕渠

解路令渠無作活處若是箇中人便超出牢籠去也

愚見若此幸炤裁之

師云

所以物罪人也

文殊白槌見從容錄第一則

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

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即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

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此事本出于華嚴經入法界品

日間迦葉曰師兄世尊

傳金闌架架外別傳箇

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

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

刹竿著

達磨不識見碧岩集第

一則

二祖拜起見會元第一

卷達磨草易知故不覺

于此

六祖舉綱張風六祖法

寶壇經曰慧能又被惡

人尋逐乃抗四會避難

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

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

彌勒彈指會元第五卷曰善財參五十三負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

前承台論有禪語不同佛語之疑已略奉答然以楮

盡未悉所陳今請詳之禪語之不同於佛者言句也

其旨則無有不同即佛所說三乘之外最上一乘也

其原出於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佛已自謂是教外別

傳既稱別傳豈強同於諸經哉他如文殊之白槌彌

勒之彈指迦葉之倒刹竿以至達磨之不識二祖之

拜起依位而立六祖之舉綱張風其語不一皆與諸

與會二雲大參

禪錄外集卷三

三十三

老子經注

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
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
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
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
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遂
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
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
有風吹幡動，一僧曰：風
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
已，慧能進曰：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
衆駭然。○愚謂指此事
而言，舉網張風，欲又總
指一祖一代說法者，欲
為飛魚躍記于前卷前
茂才書中。五言無隱乎爾論語述而篇曰：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也。予欲無言論語陽貨篇曰：子曰：欲無言，言子真，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默識論語述而篇曰：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相國見事物紀原第四卷

以亦等文曰
義博書法乃水
之以此也見時
天地

指鹿為馬，書言故事第十一卷曰：秦趙高欲專權，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
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言鹿者，以法
併據揚子法言吾子篇曰：震風交雨，然後知夏屋之為併據也。註曰：夏大也。併據蓋覆也。

按臺應公見顧取草閱之，亦許為災木，但今有此行
恐一時未能卒業也。謹此奉聞，曷勝悚慄。

與張二水相國

某冒昧一出，指鹿為馬，且不齒於大人君子之口，何
幸道愛恃，淡屈尊就卑，俯垂慈炤，安居半載，僧眾無
虞，實大德之所併據也。敢不淡銘前辱，珍儀不勝愧
謝。百首山居足見於本分畱心者也。雖轉身一路未
見所長，而清澗流麗灑然出塵之意，覺諸老所和當

無慮，書大出護微戒
魚，或空刻，巨，慶慶
度也。

見所長而清澗流麗灑然出塵之意，覺諸老所和當

不似符命力
各稱籍書言
子不以愈

史記晉書
曰先和子丹
之不肯
曰鄭玄曰
也

勝國註于第一卷送本
立上人歸山序中

鄧正莊子徐無鬼篇曰
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
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
鼻不傷即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誠為寡人為之匠石
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
臣之質死久矣

書言注求人改詩文猶匠石
所斲人之身故曰斲

神像外集卷三

讓一籌也紫雲舊有開士傳茲為重較仍為補勝國
及我明諸尊宿一期小錄淡知不似特以壽昌一

脉若斷若續而兼之魔風廣煽蠱亂法門故勉強鼓

兩片皮冀欲拯其萬一矣茲以二册奉覽伏惟鄧正

昌勝榮幸

二

某冒據紫雲結制兩期但虛費舌頭而已非獨無一

人稱通其意者即求一真實參究之士亦不可得蓋

天光自發童子桑楚庵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口義曰宇者中也蓋然而
定則天光發見即我而明也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跡入而已自同於
天矣

不拘小節不喜為證道歌曰天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

我宗門下無意識領略底禪無逐段商量底句直要

渠向全無縫罅透人通身脫落後承當其或未能

頓領始有看話頭等法蓋是死盡其偷心幾幾天光

自發也近日宗風大變率尚虛頭師徒授受專學答

問學拈頌文字稍通者則冬瓜印子付之自誤誤他

甚至飲酒博奕戲笑猖狂自謂我宗下人不愛繩檢

不拘小節視五輩所勸勉直以為老婆禪而已嗚呼

宗風欲滅魔鬼興妖靜言思之良可痛哭但其力繇

繇之數無功

神像外集卷三

五五

煨說之曰
富中火也

煨說元初自正義軍方
戰將克勤秀打退鼓乃
止見韻瑞
屏息論語御堂篇曰
齊升堂藝菊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

與呂天池司農

法佛本非難事而人自難之所以頓成千里之隔正
如人坐在海裏叫渴矣但能不起諸見直下領會
何難哉正如山谷聞木樺香雖是得晦堂力然晦堂
何嘗於本地上著得一字指示但足截斷其生平見

司農見事文類聚新集
卷二十八卷并事物紀
原公聞木樺命曰第十
法佛二字當察佛法而可于
原亦第五卷
七卷曰太史山谷居士
黃庭堅字魯直性依晦
堂乞指徑捷處堂曰我
知神尼道二三子以我
翰隱中在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
次時巖柱盛放堂曰聞木樺華香廢公曰聞堂曰吾無驚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慈度老
婆心切堂笑曰我妻到蒙耳

飯林杜詩云相逢皆道
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又李白詩願一佐明王
功成還舊林

處待伎倆不行知解銷落乃忽然撞著矣今老居士

當歸林之暇世間之念已空文字之好已絕能從此

放下中更加放下然後於二六時中獨提起一則無

義味話漫漫地參詳嘿嘿中體究看他是箇甚麼道

理不可生下度作知解但祇恁麼去忽然有日子

知解不動處豁然盛著而大事畢矣切莫言山年老不

能參亦莫言工夫用得淺蓋此事不論人之老少亦

不論工夫淺深乃是尋常肩膊邊事會則便會去也

茲歸鼓山感聲厚德未能躬叩謹以寸楮布謝兼致
區區伏惟慈炤幸甚

與蔣八公太史

儒釋雖分途而終無二性但儒用之以經世釋用之
以出世經世故止談入道止說現在出世故廣談十
界備說三世其教似分而實合也居士獨能廣汲儒
釋精研一性在溫陵可多得哉但夫子所言性與天
道決不可聞所以重默識欲無言大有深意此一著

太史見事物紀原第五
卷三

性與天道論語公冶長
篇曰子貢曰夫子之文
言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

默識欲無言註于前真
曾二雲大參書中

子更願留神庶幾孔子心腸釋迦命脉總在居士手
中耳某虛度兩期懺懺而歸仰戴厚德曷勝銘感不
及躬叩謹以寸楮布謝兼致區區伏惟慈炤幸甚

與黃季張先生

溫陵一郡賢豪最多科甲最繁獨于理學一門大為
欠事前輩雖有虛齋崇峯諸老用心最苦然皆縛於
訓詁義學其於根本之地實自茫然矣今老居士獨
能主張理學肩道南之一脉誠可謂空谷中足音也

虛齋文集卷三 虛齋崇峯氏著
四書易經蒙引卷中陳
氏著四書淺說見歷代
綱鑑補首卷中指批二人
而言平蓋七別人乎
道南東楊龜山從明道
學及朱明道曰吾道南
矣見韻瑞
空谷中足音莊子徐無
鬼篇曰夫遊虛空者蔡

善其年魁馳之運跟位
其空聞人足音聲然而
意矣

良知孟子盡心上篇曰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
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私曰余曰且講良知者
指陽明之學也永覺
言上卷有其說可并考
之

大學之說
言歸詩小雅黃鳥篇曰言旋言歸

禪學外集卷三

三十七

但更須知有離文字出知解
一著子不然雖日講良
知明至善亦何以異於訓詁之學哉某言歸故山感
戴厚德特布謝忱兼致區區伏惟昭亮不宣

與劉仲龍文學

禪學一宗無非自完其本心而已此心非穢非淨非
聖非凡非動非靜非有非無包虛空而無外變萬形
而無迹千佛之所不能測三藏之所不能詮豈可
以言而擬議者哉緣眾生無明妄起乃有差別之見

隨緣下此八字天皇道
禪師語見會入第七

因有差別之見乃有取舍之情緣是或舍穢而趨建
或舍淨而趨穢遂有六道之分聖凡之判也今自若
能頓絕差別之見頓忘取舍之情則成佛其來舊矣
然有一等外道自謂不舍不取隨緣放曠任性逍遙
不知此乃舍取舍而取不取不舍正墮在取舍病中
何曾免得差別之見哉要忘取舍之情須泯差別之
見要泯差別之見須破無明之關居士若能直破無
明關使出三界外晏坐毘盧頂上山僧何敢誑汝念

禪學外集卷三

三十八

佛如若未^起然且死心在一句佛上若得念力專精無
明便可立破更不消說往生縱無明未破假^妄念力
得入蓮邦究竟成佛決不相誤菴歸鼓山感懷道愛
布此區區伏惟煥亮幸甚

答密因上人

我宗門下祇貴直下親證無^一逐段商量底禪亦無漸
次習得底禪所以要汝拍^拍直做將去不許胡思亂想
忘生知解若信得過便如是參究竟不必問東問西

蓋大事未明盡千七百孰^可疑祇要在^一則上據

命撥去若一則過得百千則無不過得也據來書謂

忽然有省頓識物我一如此非真實乃光影中事依

舊是妄識作祟所以倏有倏無若是真正悟入如白

日青天之下見親生父母豈有今日認得明日復認

不得者乎後來復云妄明一生山河大地復是何物

等語正如人以葛藤自縛豈有出期也從今後將此

等惡知惡見一坐坐斲單單研究一則無義味話自

有到家之日問單數則附回此不足學也

復方子凡孝廉

承示居士搭衣說所述摩訶止觀及輔行固自詳明然切不可執此說而云居士受戒必付衣必搭衣也管古心以僧家三衣付居士居士受之尋常用之禮佛禮人一如僧法甚為非制故雲棲深呵之引慈雲辨惑篇為證然慈雲辨惑篇中亦云居士有入道場衣但是單縫與僧衣不同則不可謂雲棲不見辨惑

慈雲辨惑篇 緇門警訓
上卷 戴慈雲式懺三
初辨惑篇其說與此書
所論無異當考知之

也亦不可謂慈雲不見輔行也二大老既皆知有單縫衣居士可搭而必嚴於遮止者何良以此衣持為入道場而設非居士可常搭耳蓋此衣居士唯入道場時可搭出道場家居時俱不許搭則居士受戒時不必受衣要入道場則臨時受之聞柴季良欲入大悲藏堂乃入雲棲受菩薩戒雲棲付伊單縫七衣則付者受者兩俱合法益以見雲棲之不苟也况此衣既受之後不許遠離離之得無量罪今居士能出入

不許遠離此說見釋門
章服儀并佛制比丘六
物圖如法行護篇

不離者幾人乎故知居士受戒而不受衣未為有過
 唯受衣而不能不離方為有過則知居士決不宜過
 受三衣惟要入道場方可受之耳至於靈源所釋尤
 有未當者如經云若離二衣得無量罪此謂出道場
 時當常隨身也又云尺寸不離離之得信道罪此謂
 入道場時不可暫離也經語甚明而靈源乃曰前云
 二衣謂餘二衣其謬甚矣愚謂此板直可廢去幸哉
 之

尺寸下法苑珠林第四
 十七卷法服篇曰如大
 方等陀羅尼經云佛言
 蓋道場應知比丘法
 修諸淨行具於三衣揚
 枝澡水食器坐具行者
 如是應畜至於道場如
 比丘法佛告阿難本有
 三種一出家衣者作於三世諸佛法式二俗服者念我弟子極道場時當着中服常隨身寸尺
 不離若離此衣即墮障道罪第三衣者具於俗服時至道場常用坐起其名如是必當受持

方伯知府稱方伯見翰墨全書第十一卷

陽春有脚書言故事第六卷曰所到施恩謂有脚陽春唐宗景愛極民物時人謂有脚陽春言所

至如陽春及物也

失所天沒漢書梁竦傳曰朕死自陳所天註曰臣以君為天故云所天見韻瑞

閩浙分疆詩格第十三

與曾二雲方伯

不觀慈光寒暑已經四更不審適日起居安否閩中
 久沾化雨固不刻骨銘心怎奈陽春有脚台駕臨楚
 而聞人遂失所天矣某自丁丑春來杭州聞谷大
 師蒙諸縉紳留居真寂禪院以後閩浙分疆徒切瞻
 仰繼聞任楚音信益希今春閱報始知分藩海右適
 陳白菴太守見顧乃托奉訊想年來精研大事踏案
 漆桶千聖命脉不出一鑑中矣前承命作榜嚴畧疏

隸揚州刺史

片言論語顏淵篇曰子
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與

柳檠種本于莊子逍遙
遊篇之說而言之標又
本于莊子人間世篇之
說而言之又考尺牘雙
魚等書有標檠語
無似此語見禮記哀公
問篇註曰無似無所謂
似言無德也
濫竽如第二卷荷山庵
記中所錄

今已梓行浙中敬奉清覽或公政之暇不惜片言為
弁之首則幸矣伏惟焯亮臨楮不勝瞻望

答湛可上人

某檠標無似濫竽真寂幸得稔安無事皆藉聞大師
之靈及諸檀護眾執事之力某何與哉蒙諭令人益
增愧赧茲承問數則前則疑一心有五宗之別後則
疑一心有差別之殊語幾數百言太抵無非體一用
殊而已所謂體一者冰儻侗之死一所謂用殊者冰

因異同 楞嚴經第四卷
曰無同異中熾然成異
異彼所異其異之有同
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
無異

散漫而無統如一鏡而現萬影萬影何妨一鏡亦如
一金而鑄萬像萬像何非一金又如今目前天之高
地之下日月之照明雷電之激發萬木異形千花殊
品其類不勝分矣然必有未嘗分者生之足下將以
為異乎將以為同乎疑其異之妨同同之礙異乎故
知足下之所疑者皆不必疑者也況同異之名亦是
權立之目異立同因同之異故有茲建之若悟入一心
則此等語率同幻妄何容分別擬議其間哉餘不及

長沙漢文帝以賈誼為
長沙王太傅故今稱賈
誼言長沙乎前漢書賈
誼傳曰誼數上疏陳政
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
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
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
它其理而傷道者難編
以疏舉進言者時曰天
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
為未也曰安且治若未
思則故密成事實短治
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燬因謂之安是
今之執何異此本末外
中首尾衝突國勢危殆
甚有胡可謂治陛下
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
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
詳聖焉蒙傑之士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若夫蒙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見蓋心上篇
斯學不遠中庸曰子曰道不遠人入之為
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悉伏惟昭亮不

答東魯武源淨居士

單傳一脉自入明來幾成斷絕中間雖有提唱者
多是知解之徒口舌之輩而已非獨北地如斯南方
亦爾長沙所謂可痛哭流涕長嘆息者也今捧讀來
論獨有志于向上謂蒙傑之士無文猶興者乎但
今既知有此法門便猛力究明不可以年衰自廢
蓋此法門不論新學人發亦不論少年晚景况斯道

斯學不遠中庸曰子曰道不遠人入之為道

中丞見事物紀原第五

承論學疑是論字於

不遠如人坐在大海水中叫渴豈水之遠人哉祇在
一念自知而已且居士當衰暮之日世相之虛幻已
明人間之事業已定唯有此一段大事當如救頭然
不容少緩倘得一念相應豈非殊勝之大益哉若其
用功之法小錄已備陳之矣承賜愧領謝謝不既拙
刻五冊附上伏惟簡入是幸

與會大雲中丞

辱蒙龍顧兼荷珍錫感謝何如承論習靜一端正是

昭泰集卷之三

昏昏擾擾嚴經第二
卷曰晦昧為空，空晦暗
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
想相為身，聚緣內攝趣
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
性，是為心，味定惑為
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
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
妙明真心中物。

至
神鏡外集卷三
造道之初門，蓋為平日耳自精神日逐外塵起滅，照
暫息時既被外塵所引，則外反為主，而本有之靈光
適足供外塵之差役，昏昏擾擾無自由分。今既習靜，
則外塵似不可撓，然習氣病根久據於方寸之中，但
如石壓草，未可破除。故雖習靜，又須於靜中觀察，如
何是我本性。假此觀察之力，逼開本有靈光。靈光既
露，則所謂病根習氣自然消滅。如主人仗劍當堂，諸
賊有不潛遁者，早至于靜中，亦切不得認靜境以為

五三三三三三三三

此即自性之靈光也

吏部見事物紀原第五
卷

本體蓋動靜俱是境，此中有貫動靜而非動靜者在。
固不可認，奴作即也。昨蒙示及而私見如此，敢一披
陳狂瞽之言，幸海容之。

復周芮公吏部

兩承翰教，知門下天資學力大非等流，所可及。但此
大事，的不是說了便休。須是收視返聽，冥觀一念未
起之先，是何面目。從此忽有契入，則一切山河大地
功名富貴無非妙明中物，無纖毫可取，亦無纖毫可



神鏡外集卷三

十四

打蛇得七寸有說曰凡
蛇頭至頸七寸是其至
命之處人言凡打蛇者
但於七寸上打若打他
處不死言七寸者最要
緊處也

兼可謂無不自在也但人從無始劫來習氣並是逐
境起心既逐境起心則心逐境轉而本有靈光遂為
外物所障無自由分中有稍知究心者又祇在文字
上分別道理上推窮乃是讀書人第十箇深病全不
知文字道理亦祇是境心心有非文字所可攝道理
所可言者豈可以識見擬議哉若能直下返觀一念
未起之先是何面目便是打蛇得七寸了也雖然又
不要認著空寂處以為極則益空寂亦只是境非真
要認著空寂處以為極則益空寂亦只是境非真

滅卻一切下楞嚴經第一卷曰若汝執性分別覺觀所了知性為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
香觸諸塵事業別有堅性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時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
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
寶所在近法華經化城喻品曰尔時導師知人眾既得止息無復疲憊即滅化城語眾人言汝等
去來寶處在近向者不
城我所化作止息耳

面目故楞嚴經云滅卻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
為法塵分別影事若能內觀不被法塵所惑則寶所
在近也狂禱無知承諭安疏所見唯海容是幸
與傳初心諫臺

諫臺當具于第七卷窮
答傳初心詩
庚癸之呼書言故事事
七卷曰于振用呼庚癸
左傳哀公十三年傳曰
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
孫有山次曰佩玉燕兮
余無所擊之有酒下盛
兮余與爾之文脫之對
曰祭無矣相則有矣

某自初九日別紫雲至十八日始抵鼓山世回居此
雲正當饑饉之會而厨下免庚癸之呼雖曰叩齋龍
天亦見泉南佛國之名果不虛也貴府縉紳士友相
見者夥矣但留心斯道者絕少皆以功名之念奪之

若登河漢以呼曰庚癸
我則諾註曰庚西方主
殺癸北方主水故教呼
曰庚癸
逃禪杜子美飲中八仙
歌曰醉中往往愛逃禪
見古文真寶前集
天下事去矣史記留侯
世家曰陛下事法矣
內顧論語鄉黨篇曰車
中不內顧註曰內顧回
視也

也然當今四海多故所在兵荒
聖主需材甚急若
能真以功名為念必日擊天安邦靖變使天下享寧
謚之休是皆太菩薩之所為安知功名之非佛事哉
若使士大夫俱以講學逃禪為事則天下事去矣我
佛之意當不如是也某入溫陵獲納交於門下知為
磊落之英及讀奏疏及撮義知門下平生碩學一腔
忠侃百未試一豈可久居林下他日必當大用於世
但能勿懷內顧之心即是菩薩之行此乃某區區之

望也紫雲僧歸使中附謝他日出山倘得登山一咲
猶為至幸

答謝介庵文學

無着下當與第一卷金
剛讀家序中所註并而
考之擇字疑釋字決
杜撰野客叢書第八卷
曰杜默為詩多不合律
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
撰

金剛一經解者不下數百家多是任意揣磨不達教
家大旨所以纔一著語便成誤具若要通此經的須
於楞嚴圓覺法華三經孰究一番然後考之無著天
親彌勒三菩薩所釋融而通之方可註經免杜撰之
誚近自如古音韻所註則俚語也至於宗門中語切

帝阿羅眉



邵子性理大全第一卷
曰按宋鑑邵雍字堯夫
卒諡康節○所著皇極
經世書載在性理大全
自第七卷至第十三卷
性曰說氣數消息之機
者其中所說也

張子性理大全第一卷
曰按宋鑑張載字子厚
神宗立召問治道以漸
復三代為對與執政不
合告歸居橫渠范坐
室澗心構思教人以禮
關西之士翕然宗之所
著東銘西銘正蒙橫
聖賢所未發各論曰明○西銘載性理大全第四卷正蒙載第五卷
醇痲韓文第十卷讀荀
說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太醇而小痲○孟子序說又引此
二程性理大全第一卷曰按
宋鑑程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後諡純公封河南伯○程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後諡正公
封伊陽伯 定性定性者明道先生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中所說也其書載在二程全書第五

十六卷亦性理大全第三十三卷并近思錄為學類引此
敦頤字茂叔所著有通書太極圖說卒追封道國公諡曰元○性理大全第一卷載太極圖說
第二三卷載通書 太極圖說永覺辨太極圖說者見藤言上卷其說有三條當考知為禪餘內
外集中未見太極圖說辨也此曰於禪餘集中已力辨之如何耶愚謂永覺一代之撰述者終是
禪餘之事乎然則藤言亦謂之禪餘乎 近菴
性一字未考之 坐進
斯道至於第一卷金剛
貫解序中 寶燕石鏡
曰宋愚人得燕石藏之
以為太寶周客聞而觀
之主人齋七日端冕元
服以發寶華櫃十重提
巾十襲客見悅而掩口
胡盧而笑曰燕石也主
人大怒曰盲瞽之言藏
愈固守愈謹見書言故
事第七卷

忌拈著拈著盡成邪說誘大般若周程張邵之學在
儒固是太儒在釋猶在門外邵子止說氣數消息之
機固可聽若夫性命之微未敢相許張子正蒙一書
已醇疵相半大都皆苦思力索而成去道遠矣二程
俱醇正但見地則伯子為勝叔子次之定性一書良
為儒學指南然二程皆宗周子周子通書亦皆醇正
而太極圖說恐不能無過老僧於禪餘集中已力辨
之然自是儒家書不必淡答也太抵學問須是於根

周子性理大全第一卷曰按宋鑑周
子性理大全第一卷載太極圖說
永覺辨太極圖說者見藤言上卷其說有三條當考知為禪餘內
外集中未見太極圖說辨也此曰於禪餘集中已力辨之如何耶愚謂永覺一代之撰述者終是
禪餘之事乎然則藤言亦謂之禪餘乎 近菴
性一字未考之 坐進
斯道至於第一卷金剛
貫解序中 寶燕石鏡
曰宋愚人得燕石藏之
以為太寶周客聞而觀
之主人齋七日端冕元
服以發寶華櫃十重提
巾十襲客見悅而掩口
胡盧而笑曰燕石也主
人大怒曰盲瞽之言藏
愈固守愈謹見書言故
事第七卷

本上窮究親切次看書須是於太聖大賢真正大典
上留心可也若於世俗杜撰書上留心則不覺被人
將黑豆換卻眼睛了也讀足下近菴知高才慧質可
以坐進斯道止為不遇作家不讀正典故一生寶燕
石以終身如肯相信將從前所學所聞盡拋在東洋
大海那邊又那邊去從頭依著一部大慧語錄親參
實究一番如不能且依一部楞嚴經虛已考究亦得
一個真正人品也狂瞽之言不勝冒犯伏惟海容是

幸

答曹愚公學院

武林祖庭事苑第二卷
 曰武林杭之山名也秦漢始有虎林以其極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唐乃曰武林避諱也見于潛子武林山志昔人下禪林類聚佛像門曰黃檗因裴相國入大安寺見壁間高僧畫像問其僧真容可觀高僧何在裴無語裴云此間莫有禪僧麼上云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僧即是師也裴乃及至理前話師云請相公垂問裴云真容可觀高僧何在師及相公裴應諾師云高僧何在裴於言下大悟

真寂僧來得接翰教深慰私懷承惠塔金已登之常住感謝何既前蒙刻祖影傳贊功已垂成所少者十餘影請考之武林長明寺當必獲之如未全則曾聞令郎云水西祖影甚詳今不知水西何在若是涇縣水西則以臺命取之易易也昔人嘗指高僧影問曰影在這裏高僧在何處是因其影而追其人也今則

捧腹史記曰昔傳曰司馬李主賣下于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李主捧腹而大笑見韻端馮婦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額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傷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據轡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莫之見焉心下篇跋涉書言故事第四卷曰問遠歸曰跋涉不易詩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註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方命註字前答問谷大師書中

遺其人而守其影不大堪捧腹乎此則老僧罪過因以累及門下也茲復蒙諭再住真寂天下不馮婦我乎况令身任三利修造之功實繁竟不知了手何日兼之病軀踰踵已極瞬息難待又安敢跋涉關河而肩此大任乎方命之罪因無所逃惟願慈昭幸甚

答嚴冲涵比部

際遠數載實切瞻注忽接瑤緘恍如對玉山而見清蓮也承示及法門闡諍之風大為流俗譏呵彼亦安

比部見事物紀原第五卷
 玉山書言故事第五卷
 曰晉裴楷字叔則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眼映人也

非人易比卦曰比之匪

圓張玄妻傳曰奉諫

宗修洛陽宮魏徵嘆曰

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

力見韻瑞

同步而趨莊子田子方

篇曰顏淵問於仲尼曰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

趨

一片赤心腸明心寶鑑

言語篇曰逢人且說三

句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知其醜哉只顧黨護已私不肯平心觀理的是波旬

之徒借我門庭被我道法正所謂法滅之兆也某向

來真寂已見此風大煽不覺涕淚橫流遂禁上堂結

制亦甘心絕嗣不敢輕村非人蓋以老僧緣薄力綿

不能回天挽日只得慎重法門不敢與澈惡之輩同

趨而趨俾天下知佛祖之道亦有不盡如彼者是則

老僧報佛報祖一片赤心腸也不識門下能信之否

承命再以真寂見招此則事勢萬有難從者蓋老僧

太守見事文類聚外集

第十卷

公治無罪論論公治長

篇曰子謂公治長可妻

也雖在縲絏之中亦其

罪也以其子妻之

覆盆韻端曰王允論衡

天與地無異若覆盆狀

附唐李白詩願借羲皇

景甲心昭覆盆

近任二刹住持修造之役費將萬金不知他日如何
結案况敢冒昧踰額收已棄之唾耶萬真昭亮臨稽
神馳曷勝仰戴

答陳白菴太守

前在金陵聞台駕奉旨入京返錫闕中音問既疎

不得復聞起居然對月臨風每動淚懷未可謂道人

果忘情也茲真寂僧來得承翰教始知旋旆湖上是

公治無罪覆盆蒙昭雖曰不幸亦大幸也又聞貴恙

勿藥無妄九五曰无妄疾勿藥有喜象曰本妄之藥不可試也見書言故事第七卷

用行捨藏論語述而篇曰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天

蝸角之微莊子則陽篇曰君子聞之而見戴晉

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在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

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

伏以教方逐北句有五日而後反○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

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見白氏文集第二十六卷大方莊子秋水篇曰吾然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芝字唐元德秀字紫芝房瑄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已有勿藥之喜色力既堅便可益修淨業用行捨藏

自是孔顏家法況湖光山色儘可逍遙何必履荆棘

之途登虎豹之穴而與世人爭蝸角之微哉禪餘外

集已荷刻成不意蛙聲聒語遂得仰瀆大方幸也何

如弁首之言自當循重彩毫豈更有他屬哉茲復蒙

諭再住真寂使某得仍瞻芝宇良為三生厚幸但近

日身任三利厥事實繁鼓山大殿將傾今謀重修而

興福已伐木改創寶善舍利殿雖幸落成而塔實未

芝字唐元德秀字紫芝房瑄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芝字唐元德秀字紫芝房瑄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鑄以三利之役而一衰老肩之兼之歲又凶荒物色已竭豈能成之不已捐此而出勢萬弗能伏乞昭亮

有其亡命之罪幸甚

